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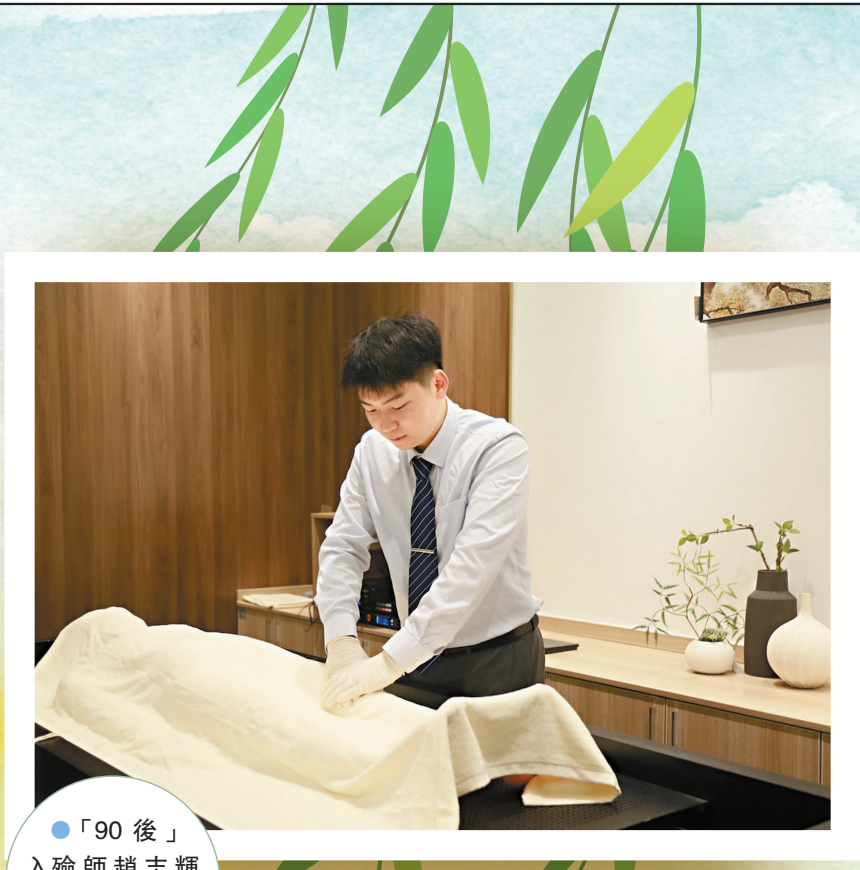


●代寫祭文後，譚友文更珍惜與家人相處。圖為譚友文（左二）一家出遊的合影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 圖：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「女生之前，不知世間之至幸，女歿以後，已嘗世間之最苦。」過去兩年間，譚友文一字一句為失去至親的人們敲下了數十篇祭文，這是他主動與「死亡」產生的聯結。

傳統語境中，「死亡」總與忌諱、晦氣、禁忌相連，人們會不自覺地以「走了、過身、離開」等委婉說辭來避免與它直面。有這樣一群年輕人，卻主動選擇走近「死亡」——或是走進殯葬行業一線，用專業技術和溫情服務讓逝者安息、讓生者釋懷，或是為他人代寫祭文悼詞，為逝者留痕、為生命歸旨。他們就像是跨次元工作者，又或是愛與思念的擺渡者，與生命進行着終極對話，守護每一份濃重的不捨與情深，更推動着生死觀念的迭代更新：死亡或許不再是終結，而是愛的永恒存證。



●「90後」入殮師趙志輝與生命跨次元對話。

「擺渡人」代寫祭文：「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經之路」

當生命與生命斷聯，人們總想能再通過什麼方式傳達那些未盡的訴說，燒一炷香，做一個夢，或是寫一篇祭文——譚友文就從這裏開始了他與「死亡」結緣的故事。兩年前，他開始在網上代人寫祭文，起初只是讓低谷期的自己有點事做，但隨著介入越來越多生死離別，他漸漸意識到，筆下的一篇文章早已超越一份訂單、一次工作，成為生者難尋的慰藉、故人生命的留痕，它們就像扁舟往來於忘川河上，擺渡着無限的愛與悲傷。

「孩子哭着告訴我們，她想活不想死，還沒有踏入社會就要面對死亡，她心裏不甘啊！我實在不敢回憶了，不敢再寫了……」一天，一位父親找到譚友文，發來一段字泣血短文，濃縮了他病逝女兒的26年人生。

「從小到大爸爸從來沒有這樣陪伴我，現在可以每天陪我了。」這是女兒生前說的一段話，這些話語不僅凝結了逝者的不捨，更成為生者心中化不開的遺憾，令同樣身為父親的譚友文感到巨大的悲傷。他替這位父親寫下「女生之前，不知世間之至幸，女歿以後，已嘗世間之最苦」的錐心之痛。這篇祭文譚友文沒有收費，他說，就當作送去女孩墳墓上的一束花。

「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經之路。」這之後，譚友文有感而發地發了條帖子，閱讀量很快超過36萬，大量網友留言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。帖子火了後，許多癌症晚期的年輕人找來，為自己約一篇祭文。

年輕病患為己預約祭文

有位網名「塵貓」的女生發現，帖子中的女同學竟是她認識的病友，而「塵貓」自己也已經胃癌晚期且腹膜轉移。「活着是幸運，死了是解脫。」她說，等自己支撐不了時，會把所有經歷告訴譚友文，請他記錄下自己的短暫一生。可惜的是，沒等收到「塵貓」的聯繫，今年初，譚友文先在朋友圈看到了女孩家人代發的訃告。

另一位17歲的高二男孩，更讓譚友文感受到命運的殘酷。男孩從小跟着伯父長大，正值花季卻罹患癌症，離死亡僅一步之遙，但他絲毫不悲觀恐懼，還一直給家人鼓勵。「有一天他發現伯父蒼老得厲害，從此再沒有表現出一點悲傷和痛苦，還總是笑着安慰家人『等出院了我要上軍校』。」譚友文回憶，男孩希望他幫忙修改一封留給伯父的信，上面寫着「今生你是我大大（伯伯），來生希望我們做父子，您還教我走路、陪我長大，我陪您變老，父慈子孝。」這封信，譚友文隻字未改。

為普通人的生命留痕

這些年輕人讓譚友文意識到，死亡觀正在悄悄迭代。雖然無法戰勝死亡，但他們仍以強烈的生的慾望，勇敢、灑脫、理性地面對，為自己準備祭文就是最好的體現。

「他們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些痕跡。」譚友文說，這些年輕人沒有成家、沒有後代，等他們的父母也都離開，或許連對他們最後的思念也都消逝了。他感慨，每個普通人的死去在史書中都不佔位置，但卻是個體生命的最大悲劇，身邊的人也會有無盡悲傷，可是都無人記錄。於是，譚友文決定成為這樣的見證者、記錄者，為普通人留下生命綻放的痕跡，讓他們「不虛此行」。

「悲傷是愛的另一面」

參考當地葬禮標準，寫一篇祭文可以有幾百上千元的收入，可譚友文並沒有靠它賺錢。「我做這個不是因為我寫得多好，是因為沒有人去做這件事，大家覺得很忌諱。」他說，市面上很多祭文服務都很敷衍，格式化的表述，無法承載人們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愛與悲傷。

曾有位女士來約一篇寫給母親的祭文，溝通中她像終於找到出口般，把深埋於心底的思念統統傾吐出來。「我並沒有為她做什麼，但她覺得內心得到了釋放和解脫」。接觸了許多「天人相隔」後，譚友文發現大多數人都沒能好好準備與親人告別，人們缺乏對死亡的認知，或是充滿恐懼逃避，或是認為那是很遙遠的事情，「實際上並不是。哪怕逝者是壽終正寢，人們對離別還是毫無準備，還是不斷在遺憾悔恨中留下無盡的傷痛。」

「悲傷其實是愛的另一面。人在世時，我們用愛來表達人類最偉大的情感，但當生命消失，愛就成了悲傷。」歷經種種，譚友文更加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，每年全家人都要一起相伴旅遊。如果可以，他說想永遠堅持為他人寫祭文，直到為自己寫下最後一篇。



●譚友文在網上代寫祭文兩年多，成為幫人們記錄生命、傳達愛與思念的「擺渡人」。

為逝者留痕為生命歸旨

像扁舟往來於忘川河上 擺渡無限的愛與悲傷

修復逝者身撫慰生者心「90後」入殮師：「這不是冰冷的物體，而是某人的全世界」

清洗血跡或污垢，抹淨逝者的皮膚，更換整潔的壽衣，通過化妝、蠟塑等技術細細恢復其自然面容……入殮師用雙手為逝者裝扮安詳體面的離程姿態，更輕柔撫慰着生者的哀傷。在廣州市殯葬服務中心，「90後」趙志輝就是這樣一名年輕的「資深」入殮師。他從20歲起就進入殯葬行業，被朋友稱作「跨次元工作者」，每一次處理遺體，都是他與生命的一次深度對話。

「還是我家寶貝的樣子」

「這不是冰冷的物體，而是某人的全世界。」接觸遺體，對任何人都是個不小的挑戰，剛開始學習時，趙志輝還會偶爾想起電影裏那些嚇人的場景，當時導師就跟他說了這樣一句話。後來在工作中，趙志輝為一位車禍逝者整理遺容時，在他口袋裏發現了一枚為其女兒買的髮卡，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那句話，也明白了這份工作的深刻意義，「我們修復的不僅僅是面容，更是生者最

後的記憶。」

為了還原逝者生前的模樣，他們要反覆檢查防腐劑的比例，縫合線要藏得看不出來，妝容也要保持自然，有時候還得研究逝者生前的照片，一切都為了一場體面的告別。在一次告別儀式上，一位老爺爺仔細地把孫子修復後的遺體看了又看，小聲地說着「還是我家寶貝的樣子」，聽罷令人淚目。趙志輝感觸道，通過他們的工作，可以讓逝者在家人心裏的記憶變得更長久，一些難以釋懷的離別情緒或許也能得以安放。

修復生命的尊嚴，其實就是搭建起逝者與生者間最後的橋樑。趙志輝相信：「我們不是在處理死亡，而是在見證生命以另一種形態綻放。殯葬服務不是為了告別死亡，而是為了銘記愛與傳承。」如今他已經是殯葬中心防腐組的班長，訓練時，他常常對隊員們說，「化妝筆落下之前，先在心中描摹家屬期待的眼神。我們不僅是在修復遺容，更是在修復家屬心中的那份溫暖。」



●「00後」女孩黃芳洲用技術守護逝者的生命尊嚴。

用技術守護生命尊嚴「00後」黃工：「設備可以重啟，人心不能碎」

在同齡人紛紛湧入互聯網大廠、製造業龍頭企業，尋求一個朝陽產業的發展機會時，「00後」女孩黃芳洲卻轉身走入了殯葬行業，成日與火化設備打交道。起初，她也曾因為對生死議題缺乏心理準備，而遭受強烈的情感衝擊，也被問過「這一行比較艱苦，你一個女孩子能不能適應」，但經過近三年的深耕，她已經成為令家屬和同行信賴的「黃工」，用技術在這片與生命對話的終極服務場域中，詮釋尊重生命的內涵。

「當時所有家屬全部已經跪拜在靈前，入殮台車設備卻突發故障卡住了……」黃芳洲回憶，在一次莊嚴的入殮儀式中，悲痛的家屬都在靜靜等待逝者踏上最後一程路，此時負責將遺體運入火化爐的設備卻突發故障，她和同事們立刻進行緊急搶修，花了3分鐘讓設備恢復正常運轉。

這短短的3分鐘，讓當時入行不久的黃芳洲深深感受到這份工作的責任和價值。每一位逝者的離去，都是一個家庭最大的痛苦，一絲一毫的失誤都可能給他們帶去二次傷害。那一刻，黃芳洲耳畔反覆響起前輩們的一句話：「設備可以重啟，人心不能碎。」自那之後，他們更加頻繁仔細地檢查優化設備，減少故障發生率。從中，黃芳洲也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與生命價值真正產生了緊密關聯。

讓每個生命體面謝幕

如今，殯葬服務不再是傳統的「吹吹打打」，而是呈現向現代化、科技化發展的趨勢，技術成為服務逝者、慰藉生者的重要力量。黃芳洲表示，設備和技術的智能化轉型，推動着整個行業從「剛需保障」向「尊嚴守護」演進，讓每個生命體面謝幕，重塑着社會對生命尊嚴的集體想像。

死亡足夠被正視 生命才足夠被重視

記者手記

在中國的傳統節日中，清明節有着特別的含義。它不見證喜樂團圓，而往往需要我們面對生離死別。數千年來，人們始終鄭重其事地對待這一天，足以說明死亡在我們文化中的重要性。不過，我們又習慣以忌諱、禁忌、壓抑的方式來詮釋死亡，以恐懼、偏見、歧視的語境來接近死亡。其實，死亡是生命必達的終點，生命在怎樣的喜悅中被迎接，就值得在怎樣充足的準備中被送別。人們如何對待死亡，也意味着如何總結生命。

如今的殯葬行業正朝着專業化、現代化的方向迅速發展，意味着我們正以更加開放、理性、科學的方式對待死亡。在殯葬服務的「生死課堂」上，從業者不僅要學習各項技術，更要學習心理、倫理、禮儀、文化等「軟知識」，前者是為讓逝者更好地離開，而後者則更多是為了讓生者繼續好好地生活。當死亡足

夠被正視，生命才足夠被重視。

曾經，人們對死亡的避諱衍生出對殯葬從業者的成見和歧視，但隨着生命教育的普及和社會觀念的進步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摒除偏見，主動加入其中。誠然，這背後不乏在嚴峻就業形勢下找個「鐵飯碗」的現實考量，但只要越來越多人走近它、談論它，相信諸多觀念禁忌就會不攻自破。

無論是為了穩定的就業，還是懷揣情懷和志向，越來越多「脫下孔乙己長衫」的大學生加入殯葬行業已是事實，其中不少人還通過社交媒體分享真實的殯葬工作，向人們揭示死亡的正面意義。透明是打破恐懼最好的武器，那些專業的操作、科學的理念、瑣碎的日常以及溫情的故事，正通過互聯網的傳播不斷打破偏見，推動文明觀念持續向前。